



汪份
訂

四書大全

論語集註八

二十一



2801
48-22



門口白2
號 2801
卷 48-22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內六章言古之聖賢八章記孔子之言七章記曾

子之言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_{音泰}王之長_{上聲下同}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

復_{扶又反}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_{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

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通考仁山金氏曰三讓曰終讓或問亦嘗引之則此固遜字當改為終遜則

份按或問三辭為終辭之下云故古注但言三讓而不解

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無所據矣。此三句見得三讓只是固讓。不必如眾說實指何者為一讓。何者為再讓。何者為三讓。最為要緊。何故刪去。

呂晚村曰。論者謂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高宗復興者六十年。不可謂衰。此皆後世取天下議論也。殷之衰也。始於雍已而興於太戊。至仲丁外壬復衰。而再興於祖乙。至南庚復衰。而三興於盤庚。小辛

復衰而四興於武丁。至祖庚祖甲二衰不可復矣。此商家興衰始末也。然則太王遷岐之時。商已四衰矣。武丁雖賢。僅足以支六十年。周家積功累仁其興勃焉。天命人心之際。聖如太王。有不知之者乎。且古之興衰論德。不論勢。德盛而歸之者多。則為興。德失而歸之者少。則為衰。文王三分有一原是紂之天下。未嘗割據而有也。然則太王德盛而人歸。其為翦商何疑。善乎朱子之言曰。泰伯之心。即夷齊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王之心。即武王之心。古今之通義也。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須見得二者並行而不相悖。乃善。此義非特今之庸儒不知。其誤實始於元儒金仁山。

詩言乃名

貼本文作終以天下遜於事理為通。蓋王季及文王至武王而終有天下。○善按劉氏啟云。所謂三以天下讓者。言自竄荆吳以讓季歷也。所以讓季歷者。以季歷有昌也。所以貴昌者。以昌有發也。泰伯見季歷既仁。而文武又聖。知天之意。方大啟周室。必有天下。故默焉而逃。是泰伯讓又明道亦云。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此皆於經文三讓字親切。附語錄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曰。據前輩說亦難考。他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

讀本

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

問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朱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翦商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有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通考仁山金氏曰。按詩大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大王始基之爾。且大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乙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太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况大王前日猶能奔國於狄人。侵幽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大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勿軒熊氏曰。詩言實始翦商。曾頌張大之辭。與書言肇基王迹同意。然則泰伯不從。果何事也。古人兄弟讓國。如孤竹君之二子。固亦有之。泰伯之讓季歷。即此類人。知其以國讓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不知其實以天下讓也。洪氏曰。仲雍之讓一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也。何以獨稱泰伯泰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七

仁山又得之王魯齋。魯齋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朱子用古註未及改也。及語錄與註脗合。則仁山又曰語錄出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證集註。嗚呼。朱子之學之失。得豈待今日哉。

份按語類夷齊諫武王之上。有不是說遜國事句。所以謂之難處。下又有非說遜國事也句。蓋泰伯所以讓者。只為不從。窮商之志。從君臣大義起見。與伯夷之讓。叔齊以父命為尊之意。不同。朱子恐入誤認。故重言以明之。何故刪去。

四書釋地續曰。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又云仲雍居吳。不達者。遂以吳與荆蠻為一地。實則一地。寰宇記今常州無錫縣東南四十里。有吳太伯城。高忠憲所謂梅里平墟為泰伯端委之地是也。下逮吳王僚二十三年。並都此。惟闔閭元年。始築吳郡城。徙都之。今蘇州城。通典吳之都。其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余謂此必指橋李。賈逵曰。橋李。越地。班固曰。故就李鄉。吳越戰地。今嘉興府西南有橋李城。越王勾踐既棲會稽。後越語紀其地曰。北至於衡兒。此又指石門縣之語。溪殆詩所謂今也。日盛國百里乎。

伯當立。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音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謂二代交會之間。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朱子曰。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夷齊處君臣之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大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宜天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泰伯採藥荆蠻。而人心翕然歸之。遂成吳國。使其襲周邦之

盛而為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斷之曰。以天下遜也。且泰伯之遜。人知其遜國耳。而豈知其遜天下哉。故曰。民無泰伯不從事。見賢遍春秋傳。吳越春秋。得而稱焉。反。春秋傳。古公三子。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荆者楚舊號。以州言曰荆蠻者。南夷之名。正義曰。泰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亡。荆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諱楚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荆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斷髮文身。因其俗。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為勾吳。吳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吳名始於泰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問泰伯。逃必之。荆蠻。斷髮文身。

份按此條乃黃直翁問語朱子稱其能說得王季之心而曰蘇子由謂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交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哉愚謂此數語闡明王季心事殊足關穎濱之口何故刪去○逃父非正乃蒼呂伯恭語雖變而不失其正也下云以左傳為據便謂泰伯未嘗斷髮交身此則未可知正使斷髮交身亦何害也亦未可知

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遂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泰伯之讓上以繼大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日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泰伯之讓權而不失其正所以為時中也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雖變而不失其正也○大王見商政日衰是以有剪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泰伯之心即夷齊扣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大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善○論語兩稱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大王剪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或問其為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至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

德謂武為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如蘇氏用三五百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矣於此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悖處乃善蓋二者雖是道並行不悖其間却自有些高下然二者即稍有高下之分其道終可並行不悖不得如蘇氏輕易詆訶反覆推勘八面俱到今如刪本不過一順說去全失原文語妙

讓大矣而又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至極而不可加也曰大王有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不合於中庸之德矣曰大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為狷王季受之不為貪不赴毀傷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所以為至德也○陳氏曰泰伯讓國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人莫知其心所以聖人表而出之蓋其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處商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其事類夷齊而非特遜國而實以天下遜也○新安陳氏曰泰伯既非特遜國而實以天下遜也○新安陳氏曰泰伯既不從大王翦商之志苟不併與仲弟逃之則大王無由傳之季歷不得遂其志矣今日泰伯與仲雍俱逃遂傳季歷以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周有天下由於泰伯之逃人但見泰伯之逃而不知其實以天下讓其

份按日知錄云高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友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莽操之意加諸大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翦商之說而蔡仲默傳書武成曰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默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之失者矣顧先生此說與金山所見略同雖非集註之旨然却有裨名教其引詩以見古人之能言說得尤精學者悟此言語

讓隱微無迹可見更涉三世事幾漫滅人安得而稱之必待夫子推原周得天下之由發其潛德之幽光而後人始知之歟通考朱氏公遷曰德之極其盛者即其一事而言之○仁山金氏曰王文憲謂此章用古註脩入未及改也竊嘗以經考之大雅皇矣之三章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讀此詩者則知泰伯王季兄弟讓德之光玩味夫子以天下讓之言又當攷諸此可也然魯頌稱翦商文公謂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以是推之則語錄雜出於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證集註也**附語錄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仔細去看這一句煞有意思問泰伯若居武王時牧野之師也自不容已蓋天命人心到這裏無轉側處了曰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聖人之制行不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雖是說他心只是

必當妙天下矣故錄之於此

份按此條所謂太伯自度自家做不得此事與本註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之說不合必記錄者有悞否則或偶然如此說而非定論也說約曰太伯不從四字畢竟主意讓天下起初只是讓與簡以後來推說又似讓與周故朱子相反相成之說最為圓活○困勉錄曰泰伯是知其可有天下而讓故費引曰其有是曾以天下讓非因後來文武有天下而推原以歸

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處問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了縱使文王做時也須做得較詳緩武王做得大故麤暴當時紂既投火了武王又却親自去斫他頭來梟起若文王恐不肯恁地這也難說○問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見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即是不從太王翦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勢自傳之季歷而季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般所見不欲去圖商○問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讓去曰泰伯惟是不娶太王有天下又曰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為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問泰伯知太王欲傳位季歷故斷髮文身逃之荆

論語卷之八 泰伯 五

於泰伯也最妙。又曰：觀集註序太王所以有剪商之志者，一以商道浸衰，二以周日強，大三以季歷生子昌有聖德，然昌生一段要看得好。此時太王尚未有傳昌之志，假使泰伯克從，則昌為之佐，如周公之於成王，此太王之志也。惟其不從，然後有傳歷及昌之意。至於欲傳歷及昌，則商之志已決而不可違矣。泰伯所以知之而去其去之意，只是讓商不是讓周，故曰：即夷齊扣馬之心也。集註正意如此。至於與仲雍俱逃，被髮文身，示不可用以安王季之心，以成太王之志，故謂之讓周。此只是帶說，非正意。蓋泰伯既自以剪商為不可，而又委曲以成其父與弟者，則以

鬻示不復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顧卹不得。問太王方為狄人所侵，不得已而遷岐，當時國勢甚弱，如何便有意於取天下？曰：觀其初遷底規模，便自不同。規模才立，便張大如文王。伐崇伐密，氣象亦可見。然文王猶服事商，所以為至德。又曰：文王也不是無思量，觀他戡黎伐崇之類，時也。顯然是。在經營。○黃氏曰：抄觀三以天下讓之說，則商德日衰，周德日興，太王父子兄弟已曉然知天命。人心之有歸，預視天下為周之將有矣。書稱太王肇基王迹，詩稱至於太王實始剪商，與夫子之言皆合。至歐陽公作泰誓論，始為周人追諱其事，竊意聖人明白洞達，初無可諱者。故晦庵集註惟直述其事也。○或問載蘇黃門謂子貢言泰伯端委以治吳，則未嘗斷髮文身。愚按黃門作古史專據左傳以闢史記。然世遠安知此是而彼非耶？今其主左傳謂至仲雍而後斷髮文身，則惑矣。泰伯仲雍始入吳而斷髮文身者，隨其俗也。泰伯果端委於其先矣。仲雍繼之為君而方斷髮文身，豈人情耶？且斷髮文身者始入

剪商者亦聖人之不得已也。各行所志可也。又曰：百方家問答湯海若云：以國讓王季，是以商天下之故讓也。以商天下之故讓者，不是要王季之子孫剪商而取天下，是要輔商而安商之天下也。

吳之事也。端委而治者，吳人尊信之後，泰伯君吳之不相害也。其始隨俗及得位，則臨之以禮，理固然也。若謂泰伯端委至仲雍繼位而後斷髮文身，是謂仲雍不肖也。為君而不肖者有矣，未有下同庶民者也。且時仲雍已老矣，髮星星，何可斷身黑者？何可文耶？○讀書錄詩曰：至於太王實始剪商。朱子論語集註用舊說最是。唯如此，則與三以天下讓之言相合。通考中金履祥熊禾皆力辯詩人之言謂姑取其王迹之所由始耳。大王實未始有剪商之志。若如其說，則泰伯三以天下讓之言為不通矣。○使太王無剪商之志，天下無歸周之勢，周一侯國耳。泰伯之去，夫子當稱其三以國讓足矣。何至稱其三以天下讓耶？以夫子之言證詩人之語，則集註尤為確論。而通考金熊之說有不然矣。○蒙引泰伯不從此正泰伯之所，以讓天下處，至於與仲雍逃之荆蠻者，特以遂其父傳歷之志。蓋知太王剪商之志既不可回，傳歷之志又不當拒，故去之以滅其迹。此亦因其不從，故有是

份按語類謂至德這是在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蒙引則謂若全重在泯其迹則文王之至德又說不去愚謂泰伯文王雖是俱從君臣大義起見然其所處有不同者泰伯不從剪商之志事處父子之際若不泯其迹便顯其父之失傷其父之心且使季歷亦將不能一日安於其位故必泯

事也。○泰伯若從太王翦商之志則天下為泰伯有矣。故曰三以天下讓非因後來文武有天下而推原以歸於泰伯也。其實是以天下讓也。○泰伯之讓季歷正與伯夷之讓叔齊其事迹與心正相契合而註不言者泰伯之以天下讓不在此也。故集註不曰即夷齊讓國之心而曰即夷齊扣馬之心云云。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夷齊之所執者君臣之義也。泰伯所執者亦君臣之義也。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夷齊之於武王有犯無隱其去就就可以顯其迹。泰伯處父子之間則當有隱無犯其去留不可以露其迹。此所以民莫得而稱之者也。至德只在可取不取上而帶又泯其迹意不可全重在泯其迹上。若重在泯其迹則文王之至德又說不去了。○此章一則見泰伯全君臣之義所謂三以天下讓也。二亦足以見泰伯全父子之恩所以民無得而稱也。重在君臣之義至父子之恩亦帶說對待舉不得。○存疑夫子稱泰伯至德是就君臣之分上說與下章稱文王一般若謂泰伯知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即逃去以遂其

其迹而後可以成其讓而為至德若文王之確守臣節何嫌何疑而欲泯其迹而不使天下共知乎且文王方率商之畔國以事商正欲使天下共知其心之忠貞不貳而相與效之而不敢有他也則不泯其迹正無害於文王之至德夫豈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志。至武王遂有天下。是以天下讓為至德。此却與夷齊之讓一般。非夫子所以稱泰伯之意矣。蒙引斷以朱註泰伯不從為是以天下讓最是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

直而無禮則絞蕙絲里反 絞古卯反無禮則無

蕙朱子曰絞如繩兩頭無禮則無

節朱子曰禮只是禮只是看合當文故有四者之弊朱子曰禮只是禮只是看合當

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蕙。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要直。如證攘羊之類。便是絞。○南軒張氏曰恭而無禮則自為罷勞。慎而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急切。然則其弊如此。何所貴於恭慎勇直者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

爲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爲要矣。○慶源輔氏曰：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爲之節文，則過而爲四者之弊。○雙峰饒氏曰：恭而過，則病於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慎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憚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德以得中爲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通考：勿軒熊氏曰：六句皆以則字爲轉語，上四則字其弊也是反說，下二則字其效也是正說。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

雲峰胡氏曰：君子不弛其親，故

舊無大故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新安陳氏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附語錄問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蓋人皆有此仁義之心，篤於親是仁之

所發，故我篤於親則民興仁，篤故舊是義之發，故不遺故舊則民興義，是如此否？曰：看不偷字則又似仁，大概皆是厚底意思，不遺故舊固是厚，這不偷亦是厚，却難把做義說。○蒙引：此親字與君子不弛其親之親同，兼父母諸父昆弟子姓說，故舊卽與故舊無大故之故舊同。○篤字重，不遺字輕，篤於親不遺弛於故舊，自有輕重。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云云者，言知所輕重則恭慎勇直施於親舊者，自無過中之失而民化德厚矣。然較牽強。○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憚，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朱子曰：橫渠說未敢決以爲定，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爲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見

經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今病時與上平

日字對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

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

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

新安陳氏曰述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以全保此身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

又呼去聲之以致反復方復反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薛畏齋曰父母生你出來便要你盡這箇道理臨死將這身體還他方謂之無愧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只為這箇念頭臨死纔了不但為手足之無傷也人若有曾子之心便是龍逢比干之身首分裂與啟手啟足只一般不然老死爛下亦與刀鋸戮辱無異

通考吳氏程曰免夫句註示門人句○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

以示學者爾○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見記檀弓乃子

張將死之言君子保其身以沒為去聲下終其事也故曾

子以全歸為免矣慶源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死則漸盡泯沒之謂君子平日以保

身為事故於將沒可以言終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

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去聲以辱其親

乎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形體固全受德性尤全

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尤

為辱親也記祭義樂正子春日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

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亦謂德行之不可虧也。
 ○朱子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有人昏睡著。遇身有痛癢。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啟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略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入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恹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南軒張氏曰：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與易簣之意同。啟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戰兢兢履。曾子平日之心。所以為敬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歟。○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西山真氏曰：曾子

之啟手足也。蓋以為知免矣。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簣。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雲峰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厲中人也。曾子嘗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存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意只是恐傷其身。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慶源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

高新鄭曰斯字有力言機動
容貌就要遠暴慢纔正顏色
就要近信纔出辭氣就要遠
鄙倍蓋修身之事不敢放一
些空際也○瞿昆湖曰辭氣
二字並重前輩有氣是綱辭
是目之說同是一句說話或
出之以和平或由之以乖戾
故辭之有氣正須重看○份
按李毅侯云曾子之意蓋以
修身爲本也正心誠意是上
半截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是下半截事堯舜脩己以敬
便是這工夫李說良是然愚
謂此三事固是修身之功然
却從正心誠意來朱子所謂

此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是
也勿只以此三事指吾身之
在外者言而以正心誠意屬
之上半截事也○困勉錄謂
遠暴慢等不是道是貴字意
是工夫暴慢遠方是道愚謂
遠暴慢主工夫言也暴慢遠
主符驗言也皆道之所貴也
不必過爲分晰也
份按語類解斯字有二義其
曰便須遠暴慢便須近信便
須遠鄙倍者須字有工夫在
內言才動時才正時才出時
便須要求其能遠能近也是
主臨時省察而言也其所謂
便能遠暴慢近信遠鄙倍或
云便自能或云便會或云自
然便會或云則能或云便自
然如此則皆主效驗說言必
平日工夫做到則當其動時

嘗不善自謙云爾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

識識音志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朱

曰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

暴則慢如入狼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

是慢稍怠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朱子

緩亦是慢顏色亦著力不得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正正其顏

色卽近於信表裏如一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

多見人顏色自恁地而中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

色取仁而行違皆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

是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近字是對辭言

上遠字說○新安陳氏曰顏色以見於面者言辭言

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音佩謂背理也

朱子曰今人議論有雖無甚差錯只是淺陋者此是

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斯字來

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

○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緣

顏色亦有假做恁地而內實不然者若容貌之動辭

氣之出卽容偽不得語錄出辭氣人人如此工夫

却在下面如非禮勿視聽人人皆然工夫却在勿字

上○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三者只是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問所貴乎道者三

曰正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問此是敬貫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新安陳氏曰此禮圖說籩盛棗豆盛菹醢之屬

籩竹豆木豆新安陳氏曰三禮圖說籩盛棗

言雖無所不在新安陳氏曰此語甚潤籩豆器

正時出時。便自能如此。遠如
此近也。文集石子重問云。斯
遠暴慢。斯近信。遠鄙倍。猶
云。便遠暴慢。便近信。便遠鄙
倍。自然如此。亦是效驗。舊說
也。此條語錄原文云。動容貌
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
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讀者
正當在須字上認取工夫。今
本刪去。出辭氣便須遠鄙倍
二句。猶是小疵。乃不能體認
斯字之旨。而以文集石子重
問語所謂遠暴慢。猶云。便遠
暴慢者。換却動容貌便須遠
暴慢二句。又不全用石說下
文說正顏色。仍用便須近信
句。將舊說改本兩樣意思。雜
在一條之內。此雖答在釋釋
然編大全者何故襲用此。改
壞之本也。○動正出三字。雖

物皆包。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
要在內。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
造。七到。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
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扶問。則有司之守而
非君子之所重矣。和靖尹氏曰。曾子所謂容貌乃晬
誠有德。必有言。是也。暴慢鄙俗。非謂人也。謂已所有
爾。故曰遠。○朱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
之所以可貴者為說。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
焉。故下數其所以可貴之實。且看世上人。雖有動容
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
取仁而行違。多是虛偽。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
巧言飾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道之所以可貴矣。
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

云。便是做工夫處。然終是人
人所同。或謂正字獨重於動
與出字。朱子謂不可於中自
分兩樣。則所謂動出都說自
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
思。將正字看得獨重。乃亦是
朱子未定之說也。

份按陳氏謂集註舊說是平
時涵養之說。改本則臨事省
察之說似也。而未盡也。舊本
云。非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
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既兼
存省為言。則省察亦在內矣。
改本云。學者所當操存省察。
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亦
兼操存言之。未嘗專言省察
也。蓋舊說乃就存省之符驗
言。改本則就存省之工夫言。

顏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
所以貴乎道者此也。○以道言之。固不可謂此為道
彼為非道。然其本在此。則其未在此。彼所貴在此。則其
賤在彼矣。籩豆之事。非是說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只
去理會動容貌三者。蓋此三者却是自家緊要。合做
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於己身。都不照管。於大體
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者也。籩豆之事。亦道之所
寓。但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耳。○問集註舊以三者為
修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
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是則動正出
三字。只是閒字。改本以驗為效。非其以下。改為學者
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如此
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某疑正字尚不可說做工
夫。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
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作效驗似有病。故改之。
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
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耶。○此章之

夫就存省之符驗言工夫全在目前學者豈易能及不成工夫未到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蓋朱子固已自明其說之非矣今就工夫言之陳氏謂操存在上三句省察在下三句愚謂未動容貌未正顏色未出辭氣之前則當從事涵養之功以為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之基及其動時正時出時便當極力省察以求其遠暴慢近信遠鄙倍則操存在本文之前而省察在本文之內不應如陳氏之說將上下截分而為二也蒙引謂學者所當操存省察云云在本文外本文舉見成而言雖用改本字樣却仍是舊說之意淺說謂斯字當則字看非戒勉之辭三事皆以

指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爾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然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工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辭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為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已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陳氏曰此章重在貴字上集註舊本則平時涵養之說也改本則臨事持守之說也舊說雖有根源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日前而目下則疎濶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縝密親切既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偏始終兼貫其義為長○汪氏曰集註合操存省察為說乃朱子欲為學者計故以學者二字提出所謂其分則有司之守

其能如此者言亦仍用舊說不可從也○若如舊說主符驗言則操存省察俱是已往做到工夫而在本文三事之前若主改本工夫之說則操存是靜時工夫亦在本文三事之前而動時省察工夫則合本文上下截言之其辨如此○語類謂動正出人人如此工夫却在下面又謂上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二說非相反也蓋上下截緊相呼應才動才正才出時便要求其如此工夫固在下截然緊從上截生來是一時事不可分開朱子以著衣喫飯為喻謂其著其喫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處此意所爭只是絲髮之間蓋必須求其所著所喫

如樂記曰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又如周禮有籩人皆有司也○新安陳氏曰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矣操存即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即目前致察於動時者如動容貌便省察其斯遠暴慢矣可也下二節做此內外交盡動靜兼該工夫周密始無欠闕又此必因敬子之失而告之其為人得非忽略於脩身之本而煩瑣於名物器數之末者乎通考仁山金氏曰動正出之間即存養地頭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即所貴乎道之工夫周旋中禮正由中出則異時成德之事蓋脩身乃道之本操存二字上該程子之意省察二字下示學者之方可謂備矣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况容貌顏色無時不然豈必默坐存想而後為存養然只默坐存想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已正是顏色矣

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

皆合其宜方是做工夫處然其工夫即在著時喫時做非有兩時故朱子二說正是相成省察工夫正須合上下截言之陳氏分上下截屬操存下截屬省察全仁山亦然其於文義固皆有所不合矣且動字正字出字皆是動時事乃指為靜而涵養之功尤為未當也○此章語類文集多主舊說讀者不可不細心辨晰却不成句

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即集註舊說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賢於外亦即集註舊說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勉齋黃氏曰曾子之意則但欲其在外之無不正而集註之意則以為未有不正其內而能正其外者也况夫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心術之所形見者也不正其內安能使其外之無不正乎有諸中必形諸外制於外必養其中則心可正理可明敬可存誠可固脩身之要孰有急於此者乎此曾子將死之善言不獨可為孟敬子之師法而已○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此章最先前章次之易簣最後又曰曾子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做其萬一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持敬之功貫

乎動靜而言之孔子言出門使民存養之意多曾子言所貴者三省察之意多二章皆即其氣象之中而見其功夫之所在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又專以功夫言而氣象因可見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音教計較也友馬氏融以為顏淵是也厚齋馮氏曰曾子之亡友多矣獨以為顏淵者非顏子不能以與此然顏子與曾哲為輩行父之執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曰同師門則皆友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該以能不見物我之有閒去聲此謂故能如此王氏曰二句包盡上句知之事

命吾大全卷之八 泰伯

困勉錄曰能與多細玩大全蒙引只是一件而有淺深之分與有與實一例皆屬知犯而不校則屬行若依通義許氏之說則能與多又似分知行似重疊了○說叢曰犯而不校不是有意如有意則為老莊矣○份按摘訓曰以能四句上二句是以虛心問人而不自是下二句是以虛心處己而不自滿兩平開說不見有相粘意蒙引存疑以有無能不能虛實貼多寡覺得無謂此似亦可備說

份按語類那一事便不肯問人之下有云觀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看他也是把此一件做工夫愚謂得此證佐最精何故刪去顏子深知義理云云乃是探或問并為一條或問原文云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挾其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謝說意蓋如此而洪氏曰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猶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然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能於彼也是

下句仁之事。問以能問於不能。朱子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問從事於斯，是著力否？曰：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慶源曰：以事言也。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慶源輔氏曰：釋上四句。○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問：幾字，朱子曰：聖人下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人我都無了。○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聞者，正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

以下問而不以為難，亦此意也。愚謂非挾其能三句最精。洪氏說亦有可採，何故刪去。

份按或問顏子三句，乃或問中語，饒氏之說乃另是一條也。大全此段從輯釋中採出輯釋中凡諸儒說皆相連寫去，中間不別之以圈，大全不知饒說之另為一條而并之固可怪矣。輯釋於或問止刪取三語載之於此，大全既載或問數語於前，復用輯釋本錄此三語於後，何也？且大全之載或問語於前也，自應將非挾其能句一并載入，而於輯釋本則直取其饒氏之說可也。乃於前獨將非挾其能句刪去，留在此間，照輯釋本載之前一條語既未完，而此

斯非謂已能爾也。曰：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爾。○或問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非挾其能而故問之也。雙峰饒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猶己，故人雖有犯，不忍與之校，曲直纔校，則直在己，曲在人，而物我相形矣。便非包含徧覆之意，又曰：分言之，則如上文所云合言之，則能問不能犯而不校，皆是無我。故又引謝說以包之。○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雲峰胡氏曰：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是。附或問曰：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學者反身脩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固不待言而喻矣。然自學者觀之，則隨其所至之深淺而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陷於躐等之失也。曰：有謂

條義理無窮二句又與前犯復則尤可怪之甚矣

言言大全卷之八

犯而不校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之意焉有愧之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自反今日非特自反則既失之矣且其所謂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愧之者薄也是豈顏子之心哉○語錄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著力處學者莫若且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長短若違學不校却恐僮侗都無是非曲直下稍於自己分却恐無益又曰此只看一箇公私大小故伊川云有當校者順理而已○蒙引以已之能問人之不能以已之多能問人之寡能其有也不自以為有而若無然多其實也不自以為實而若虛然人若以非禮犯之我本直而曲在彼也已亦安然受之恬不與較曲直昔者吾友蓋嘗服行於此矣但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便見今之無其人也○以能問於不能四句以知言有若無貼問不能句實若虛貼問於寡句能不能就所造之高下言所問者終是其不能處或未能自信處○顏子之問初不知我是能彼是不能也但彼雖不能我所問者却是彼之能處非

此事我本能也又却去問人那人又是不能者如何答得却枉費了工夫非聖賢之實心下問○犯而不校是所存者大故人犯著他他自不覺得此句對上四句獨以行言力行之事多而獨以不校言者於此逆境尚能善處是為能行人所不能行則其他可知矣此曾子之善立言也○溪說能者能知夫義理也不能則未有所知也多者博聞廣見而所知者多也寡則聞見孤寡而所知者無幾也有即所謂能而無即不能也實即所謂多而虛即其寡者也以已之能問人之不能以已之多能問人之寡能非自以為能且多而姑為是退託以不於人也但天下之義理無窮已雖能知而有矣然容亦有未能知或知之而未敢自信者雖有而自視則若無焉惟其有若無此其所以能問於不能恐彼亦或有能而可以為吾資也已雖多能而實矣然容亦有不盡知或盡知而未敢盡以為然者雖實而自視則若虛焉惟其實若虛此其所以多問於寡恐彼亦或多能而可以為吾助也犯者我無所失以召彼之擾而彼之冥頑粗暴

論語大全

卷之八 泰伯

七

自肆其橫逆以于於我也。犯而不校者，非氣弱而不能與校也。非慮患而不敢與校也。非含忍而不欲與校也。亦非待之以禽獸而以爲不足校也。蓋其所見者遠，所存者大，包含徧覆，初不知我之有閒於人，而愷悌慈祥，又安知入之有犯於我。萬物既皆我，則我將誰校耶？夫欲然自視而必以問於人，洞然無我而不以校於人，若此者，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從事於斯者，言其能爲如是，非言其學爲如是也。○不能且問，况能者乎？處逆境尚無芥蒂，况順境乎？只用數句，便見顏子之知無不周而德無不備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朱子曰：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

○問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爲用，亦何足爲君子。○新安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爲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爲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未足以託，恐不免爲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人之心而未足以寄，恐不免爲他人所竊也。爲人欺竊而徒死無益矣。苟息死於奚齊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雖若概言而節爲之本。附語錄：百里之命，只更命令之命。託六尺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問此章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可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

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濟得甚事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問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低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爲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爲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守○新安陳氏曰既有可託可寄之才又有不可奪之節則始之疑其爲君子人者今決知其爲君子人矣大意以節爲重而才以成之節也者才之所恃以立才也者節之所賴以成者歟 ○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雙

困勉錄曰大節蒙引以事變言淺說就君子身上言俱是看來淺說尤直捷

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朱子曰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附淺說事變之來國勢搶攘人心搖兀死生利害之際而從違趨避實關係乎大節其人臨此時而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卓乎其義理之精明而不可惑確乎其志氣之堅定而不可撓義當如此則斷如此爲之義當如彼則必如彼爲之顧是非不顧利害論逆順不論生死其節之不可奪又如此○蒙引臨大節大節字以事變言不就君子身上說謂臨大節所在利不苟就害不苟去也託孤寄命分爲兩事看兩可以字可見託孤必兼寄命如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亦有寄命而非兼託孤者如高宗在諒陰政事聽於冢宰又如季任爲在處守是也○臨大節不可奪有生者有死者不可以生者爲優死者爲劣看事勢如何曾子只

困勉錄曰弘不是度量寬容
度量寬容只是弘內一件又
曰陽明謂仁人心也心體本
弘毅不弘不毅者私欲蔽之
耳按弘毅實即仁然仁是理
弘毅是所以體此理豈全無
分別四書家訓云弘毅是心
體仁是心體中所載者或就
以弘毅作仁非也
份按語類云弘雖是寬廣却
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
便不得正如執德不弘之弘
便是此弘字謂為人有許多
道理及至做來下稍却做得
狹窄了便是不弘蓋緣只以
己為是他人之言便做說得
天花亂墜我亦不信依舊只
執己是可見其狹小何緣得

弘須是不可先以別人為不
是凡他人之善皆有以受之
集眾善之謂弘又云弘不只
是有度量能容物之謂止是
執德不弘之弘是無所不容
心裏無足時不說我德已如
此便住如無底之谷擲一物
於中無有窮盡若有滿足之
心便不是弘愚謂此二條說
得弘字極暢須全載乃得

言其節操之堅耳蓋承上文二可以字說來恐不
消說到死處然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亦不可拘定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新安胡氏曰寬則容受毅反魚既強忍也新

陳氏曰強則執守之堅忍則負荷之久非弘不能勝平聲下其重非毅

無以致其遠朱子曰弘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

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道理事物都著得若容

民畜眾也是弘但是外面事今人多作容字說了則

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弘字只對隘字看便見得

如看文字只執一說見眾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

弘底人便包容眾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

中又為判別此便是弘弘乃能勝得箇重任毅便

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重任恐去前面倒了

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潛室陳

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

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雲峰胡氏曰惟弘能勝

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致遠不以半途而自

廢也呂氏曰自小者無敢為之心自怠者無必為

之志此弘毅之反也通考勿齋程氏曰寬廣有容足

以任重是之謂弘堅忍持立足以致遠是之謂毅

仁山金氏曰曾子本意正是說士不可以不弘毅為

擔子重而道路遠也下文開說任重是仁以為己任

道遠是死而後已惟弘則能任此擔惟毅則能到得

遠集註本註及第二條程叔子之言正說此意無規

矩隘陋乃取伯子之言增入反說以盡工夫交進之

詳爾附精義明道曰西銘言弘之道也又曰士不可

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

得語錄問弘是心之體毅是心之力曰心體是多

少大大而天地之理纔要思量便都在這裏若是世

是為學工夫久方能如此抑合下便當如此曰便要

此日只知得如此便警覺那不如此更那裏別尋討方法去醫治他弘毅處亦難見不弘不毅却易見不弘便淺迫便窄狹不容物便安於卑陋不毅便倒東墜西見道理合當如此又不能行不能守見道理不當如此又不能捨不能去只除了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非別討一弘毅來然亦須是見道理極分曉磊磊落落在這裏無遁情病痛來便都由自家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存疑任是死字猶云擔子也道路途也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居隘反可謂遠矣朱子曰須是認

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

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會擔著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慶源輔氏曰仁包四者無物不體以為己任可謂重矣非寬洪容受何以勝其任且曰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異於說仁而但欲知之者矣與生俱生無有間斷死而後已可謂遠矣非強忍堅決何以致其遠且曰此志不容少懈則信乎求仁者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矣○覺軒蔡氏曰弘毅不可執一而廢一蓋弘者易失之不毅者易失之不弘然弘毅之任重道遠又惟歸於仁何也蓋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如此是豈可以易為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啓手啓足猶戰兢而已易簣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蒙引仁者人心之全德

言言大全卷之八
大而三綱五常小而百行萬善無一之不統於是○
看集註必字及不容字後四句全說任重而道遠未
靠在士者用工處若說得欠斟酌便是弘毅了須知
任重道遠是所以當弘毅處弘是有擔當毅是能耐
久弘毅之
實一也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
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 此是寬以居之 之居
語錄問毅字訓義非
可以有規矩言之如何曰毅有忍耐意思程
子所云無規矩是說目今難立是說後來 又曰弘
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朱子曰曾子言以能
處又言臨大節而不可奪見他毅處○新安陳氏曰
此章初以弘毅二者並立對說細味之任重而道遠
而字已作一意貫說下來又所謂死而後已者何事
哉即是已所以任此仁者身體力行至死而後已也
程子謂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
而遠到不假訓釋辭約而意貫矣

呂晚村曰古人自小學之時
便已歌詩習禮舞勺舞象由
是而興由是而立由是而成
幾不辨其何從得力之處然
天子謂興必得之於詩立必
得之於禮成必得之於樂條
分件繫正欲使人之為詩禮
樂者當得其精意之所在耳
如百花成蜜之後幾不辨為
何物然細為之分出其色香
甘味當必有所屬也○續困
勉錄曰興詩章似逆知後世
有良知家而預為之準蓋以
良知之說推之必謂吾心自
有興立成何藉於詩禮樂而
不知聖人教人興立成全賴
詩禮樂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

新安陳氏曰如二南之
正始為正鄭衛之淫奔

為邪

蒙引詩本性情有邪有正人之性情有
邪正詩亦有邪正邪正二字起下文善惡字 其為

言既易

去聲 詩辭明白
下同 知而近人情

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

陳氏曰抑揚謂聲音高下
反覆謂前後重複翻倒

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

初所以興起其好

去聲 善惡
去聲 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

必於此而得之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詩而
言學者之初得力在此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

新安陳氏
曰恭主一

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已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已讓者推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為處已接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纖悉如此○新安陳氏曰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附蒙引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亦不是以本對文言節文度數即恭敬辭遜之節文度數也此兩句猶上節云詩本性情意詩自是詩性情其所本禮自是禮而恭敬辭遜其所本也○節則無過文則無不及度有長短之制數有多寡之宜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

會筋骸音斤之束出記禮運○新安陳氏曰人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

愈堅固附朱子文集李晦叔問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恐是此意朱子曰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

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禮而言學者之中得力在此○慶源輔氏曰禮雖本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入之非心逸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允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搖奪之附蒙引卓然自立者有定見有定力善必為惡必去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平聲唱送和去聲以為歌舞八音之

節前漢志聲宮商角徵羽也晉志土音宮其數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火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

言言不盡 卷之八
不過宮細不過羽。○漢志律有十二，陽律為律，陰律為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呂以旅陽宣氣曰林鐘，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仲呂皆曰律，陽統陰也。○白虎通曰：土曰壘，竹曰管，革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木曰祝，敵金曰鐘，鏞此八音也。○朱子曰：書云：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之中為角，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分十一等，謂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鐘為商，太簇為角，仲呂為徵，林鐘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鐘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鐘長六寸，則宮聲概下，而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太呂黃鐘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鐘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概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其取數之多者言之。

邪穢消融其查滓。壯里反。○新安陳氏曰：邪穢謂私道理，勉強未純熟。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者，皆消融而無迹。易曰：精義入神，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而自和順於道德者，易曰：和順理於義。語錄問樂記云：耳目聰明，血氣平和，曰須看所以聰明和平如何，不可只如此說過。又曰：而今作俗樂，聒人也，聒得人動，况先王之樂中正和平，想得足以感動人。○問消融查滓如何，曰：查滓是他勉強用力，不出於自然，而不安於為之之意，聞樂則可以融化了。○問註言樂有五聲十二律，云云，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不知聲音節奏之末如何，便能使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曰：人以五聲十二律為樂之末，若不是五聲十二律，如何見得這樂便是無樂了。五聲十二律皆有自然之和氣，古樂不可見要之聲律，今亦難見。然今之歌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做得曲，亦似古樂一般，如彈琴亦然，只他

份按古之學者必先學詩一段乃程子語何故雜入朱子語中

樂是邪古樂是正所以不同○蒙引蕩滌其邪穢去其物欲之汗也消融其查滓又使道理之勉強而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餘迹也或謂查滓只是邪穢之查滓不知蕩滌都無了此二句如言已無不克禮無不復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樂而言二節當

看始中終三字及三箇得之字皆學之得力處也○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朱子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順道德學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以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為規矩則身無所處故

份按語類云興於詩便是箇小底立於禮成於樂便是箇大底此言興於詩猶是學問得力淺處立於禮成於樂則是學問得力深處此兩下分開說也下文興於詩三字乃是與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得來句相連今則改曰興於詩是小底成於樂成於樂

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一作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興於詩是小底成於樂成於樂是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到成處却是自然恁地與理為一凡有毫髮不善都蕩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慶源輔氏曰樂雖始於詩歌而聖人依之以五聲和之以十二律更唱迭和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所以合天人之和以養人之耳目說人之性情蕩滌其邪穢而使之不存消融其查滓而使之盡化學者於此涵泳而優游焉

是大底興於詩乃是以下文興於詩三字連了大底二字作一句又將立於禮三字改為成於樂而與小底二字相連作一句全非本文語意矣雖其下文亦從興字說到成字見得成深於興然起頭本是開說不得便申合也且興於詩時方是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全用不著成字何得云小底成於樂及成於樂時已到義精仁熟地位更用不著興字何得云大底興於詩乎○又按語類云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為一看有甚放僻邪侈一齊都滌蕩得盡不留些子興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凡有毫髮不善都盡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

則能至義精仁熟之地而於道德各極其和順而無一毫勉强拂戾之意也興則起立則不反成則渾全此三節其間甚闊學者於此真積而力久焉則自知之○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爲未也又爲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爲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衆體蓋莫不有養焉○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節至成於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雲峰胡氏曰興於詩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新安陳氏曰夫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於樂所以成就其始焉中焉之興於詩立於禮者也通考仁山金氏曰興詩是感發立禮是持守成樂是融化○黃氏紹曰興詩立禮成樂此言於學文而有得也詩禮樂爲六藝之一但謂之游則與興立不同過庭之訓自初學

愚謂此條從興於詩講到成於樂何等透脫讀之令人心目朗然却爲輯釋改壞可歎也

之所急者言之聖人教人雖不出乎文行忠信至於施教則又未嘗無緩急先後之序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去聲下同先後淺深也朱子曰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禮成樂不是說用工次第乃是得效次第○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壎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入之性情有美刺風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

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
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
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
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且暮而能其
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
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
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又在
詩禮之後焉○潛室陳氏曰此章先禮而後樂內則
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為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
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至其將來得力處其先善
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
力至末梢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慶源輔氏曰
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
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通考勿軒熊氏曰洒掃應對
詩書六藝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是曰小學窮理正心
脩己治人知必周知成不獨成是曰大學附語錄詩
禮樂初學時都已學了至得力時却有次第樂者能
動盪人之血氣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著不得便

純是天理此所謂成於樂譬如人之服藥初時一向
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與詩立禮
成樂所以有先後也○詩禮樂古人學時本一齊去
學了到成就得力處却有先後然成於樂又見無所
用其力○問古者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
學禮與這處不同如何曰這處是大學終身之所得
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從小時皆學一番了
做箇骨子在這裏到後來方得他力禮小時所學只
是學事親事長之節乃禮之小者年到二十所學乃
是朝廷宗廟之禮乃禮之大者到立於禮始得禮之
力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不是大
時方去學詩却是初間便得力說善說惡却易曉可
以勸可以戒禮只捉住在這裏樂便難精詩有言語
可讀禮有節文可守樂是他人作與我有甚相關如
入唱曲好底凡有聞者人人皆道好樂雖作於彼而
聽者自然竦動感發故能義精仁熟而和順道德舜
命夔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
傲定要教他恁地至其教之之具又却在於詩言志

困勉錄曰依史氏解則志道
據德依仁只解得興立成三
字詩禮樂則其所以至於此
者也但興立成與志據依有
成功用功之分蓋興是已志
道了立是已據德了成是已
依於仁了不是說要志要據
要依又曰朱子謂興立成只
是游藝一脚事而史氏以興
立成分配志據依似不相同
然游藝原與志據依並行存
疑志道章解甚明如此則史
氏之說與朱子自不相背而
并可明游藝句矣
呂晚村曰詩禮樂是古者教
人躬行日習之事非如後世
士失其教無其事而但從書

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處五聲十二律不可謂樂之
未猶揖遜周旋不可謂禮之末若不揖遜周旋又如
何見得禮在那裏○蒙引朱子謂是三者只是游藝
一脚事史氏曰雖云然興詩即是志道時事立禮即
是據德時事詩禮雖是藝中所該然方興方立只可
為游之之漸未可遽謂游止於如此也直至成樂方
是依仁以後時事此即游於藝之極至處至此則興
詩立禮之味亦熟而游藝之實可見矣又曰非興無
志非立無據非成無依興雖在詩而所興者則是志
道立雖在禮而所立者則是據德成雖在樂而所成
者則是依仁○藝是脩治道德仁之器具道德仁是頓放藝之處所程子曰天下之英
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
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
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

本記誦也看程子古成材易
今成材難一段可見三代以
後人材之早在此三代之終
不可復亦在此如徒以經而
已則今日詩禮樂之經何嘗
不存乎故此節說經學經教
便錯又曰詩禮樂後世以為
經耳在古人不可斯須去身
皆所以為學之具也時文動
云通經尊經真堪噴飯又曰
有問胡雲峰云無程子之說
後世不知成材之難無真氏
之說真以人材為難矣詩禮
樂皆非吾心外物也其說如
何曰程子之說見處極高功
用極大三代以上聖人之道
也西山之說是就三代不可
復以下設箇無聊方便法門
耳然充其義則必至無詩禮
樂亦得矣不知能得詩禮樂

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並去聲應對以至
冠去聲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
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
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
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
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問成於樂是古人真箇學其
六律八音習其鐘鼓管絃方
底於成今人但借其意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
之實樂斯二者亦可以底於成否朱子曰古樂既亡
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今之
成材也難○此章與志道據德章不同彼就德性上
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脚意思耳○西山真
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

之本即無詩禮樂亦能興立成此必大賢以上幾之豈可概之中人以下哉三代聖人教人必內外交養未末全備其為道也自聖人至中人以下皆不可廢故其時人材及治平氣象與後世人材氣象天懸地隔此有詩禮樂之興立成與無詩禮樂而強為興立成原自迥乎不同也由程子之言使後有王者必將講求三代教人之法庶幾聖人之道得行若雲峰之言則吾心自有詩禮樂不必外求使王者何以陶鑄人材興起教化哉要其弊不出異端俗學二種凡以此為經學者俗學之見也彼看詩禮樂固自輕淺以為心學者異端之見也彼亦看得詩禮樂輕淺然俗

學之輕淺猶不敢畔道若異端之輕淺則敢於無忌憚矣蓋詩禮樂本天興立成本心必心本於天乃能成材合道若謂吾心自有興立成吾心自有詩禮樂即以心為天矣

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制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胡氏曰程子因世變而歎傷學者當因其尚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雲峰胡氏曰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真以成材為難矣况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通旨朱氏公遷曰言為學之序自其成功而言也此章兼知行言興於詩是知之功立禮成樂是行

之功况知之而後能之三者皆有知行兼備之意也○又按此二章是學者為學之序若十五志學一章是聖人自言所得之序又志學至不踰矩是聖人希天徹首徹尾是聖人善信至聖神是希賢希聖至於希天自首至尾是學者至於聖人又十五志學與可與共學一章其等第亦不同志學則適道在其中不惑則理明義精可與權矣不踰矩則聲為律身為度權有不必要言者矣語錄問立於禮禮尚可依禮經服行詩樂皆廢不知興詩成樂何以致之曰豈特詩樂無禮也無今只存義理在且就義理上講究如分別得那是非邪正到感慨處必能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涵養德性無斯須不和不樂直恁地和平便是成於樂之功如禮古人這身都只在禮之中都不得自家今既無之只得硬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如詩須待人去歌誦至禮與樂自稱定在那裏只得自去做荀子言禮樂法而不說更無可說只得就他法之而已○後世去古既遠禮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來只是讀書

呂晚村曰。民字對士大夫以上言。但將民字位分畫清。則不可不之。故瞭然矣。先王教民。只重行教。士大夫以上。却重知。同在庠序學校中。而由者為民。能知者即士大夫以上。民之分量。只得如此。其中稍有聰明者。先王即舉而用之。矣。又曰。可字只訓能字。便的稍或深解。便以聖言為老莊申韓。但詐之祖。又曰。兩字。只是一理。知即是由中所以然之。故若看做兩件。便是有所隱護。又曰。使由處聖人正用全副精神。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固非別有欺瞞。亦非斷然不許明白也。又曰。可使不可使。只在民資質上。

說者有只在聖王設教上說者。然惟民之資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教。亦然。偏靠一邊。不得。又曰。可字訓能字。此自民字。天生如此。非聖人有意於其間。○困勉錄曰。司徒學校。亦只是使民由之。亦有使之知者。則士也。非民也。又曰。惟其不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由此論。不可不補使之。由正所以使之。漸而知也。

理會道理。只管將來涵泳。到淡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思。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然也。○朱子曰。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所由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以德齊以禮教。以入倫。皆是使之。由不可使知。不是愚黔首。自不可得而使知之。無緣逐箇與他解說。○問不知與百姓日用而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

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也。○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况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民知。非不使之知也。○潛室陳氏曰。謂政教號令。但能使民由。非不使之知。不能使民洞曉其理。非不欲使之曉也。勢有所不能。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陳氏曰。所當然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所以然乃根原來。歷是性命之本處。○新安陳氏曰。此理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當然之理。雖凡民可律以持循。其所以然之妙。在學者難遽求其領會。而况於凡民乎。○雙峰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民可使之。由此理不可使之知。此理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為是。暴為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不特不曉其所以然。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語錄。此章之義。自與盤誥之意不同。商盤只說遷都。周誥只言伐商。此不

可不與百姓說令分曉只是就事上說聞者亦易曉解若義理之精微則如何說得他曉 ○程

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

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

世朝四暮三之術也新安陳氏曰借狙公之愚羣狙以此後世之愚黔首不使之知也

豈聖人之心乎列子云宋有狙公者善養猿猴之

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芋音序栗也一云橡子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

○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乃老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詭譎不誠聖人而肯爲是哉使民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不能使之知之但能使之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

○西山真氏曰聖人之教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

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可不戒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去聲則必作亂惡去聲不仁之人而使之

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

一也程子曰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

果於作亂之資而又不安分是不知義也所謂有勇而無義爲亂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善也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事窮勢迫彼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入而致亂亦在我也○雙峰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遽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爲亂不仁之

份按此章極言有才者驕吝之不可耳。晚村謂此只是極言驕吝之不可。不關才事。若云有才者不可驕吝。豈無才反可驕吝。愚謂有才尚不可驕吝。况無才乎。此終是主有才者不可驕吝說也。

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大學之屏諸四夷是力能誅之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何為而致亂乎。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即其私意而言之。惡不仁之人本得好惡之正。然疾之已甚。則是惡之無節而流於不正矣。又按不能去之而疾之已甚。則致亂之由也。力能去之則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是除亂之本也。此論語大學之言。所以並行而不相悖與。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各鄙嗇音也。朱子曰無是驕挾已所有是吝。張子曰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

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雲峰胡氏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

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慶源輔氏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世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才者然德極其盛則才亦無不足若但其才而無其德則雖有智能技藝之美必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向上一著事。鄭氏曰不言周公之德而言才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有才美則驕吝容或有之。

又曰驕氣盈吝氣歉苦忝反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

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朱子曰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程子所云有德則自無驕吝與驕吝相因又是發餘意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說此方得。問氣歉

份按與驕吝相因句與字下刪却原本某所說三字便似

驕吝相因是程子之說了。

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吝曰如曉此文義吝吝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無以為驕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吝之所有驕之所恃也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盈於虛也○吝為主蓋吝其在我則謂我有你無便是要驕人為是要驕人所以吝○西山真氏曰程子謂驕氣盈吝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更當熟思盈與歉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為二者相因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陋局促容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有少進便自以為有餘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盈而驕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為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為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胡氏曰驕張玉吝收縮姑以驕吝於

財觀之其所以閉藏乃欲資以矜夸其所以矜夸即閉藏者為之地也根本枝葉相為貫通集註特發此義以示人欲人知其病根而藥之驕之證發於外吝之病藏於內發者易見藏者難知學者欲翦其枝葉當先拔其本根可也○東陽許氏曰驕吝只就才上見是以其才美而驕吝者其餘亦指才言此章才字重是言有才無德之病故集註於圈外取程子德字補之○淺說其餘才藝之美何足觀哉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

不易得也朱子曰此處解不行作志稍通耳○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

先不然則不學矣○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况

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李毅侯曰此章重好學善道四字上無信無守則悠悠泛泛隨俗浮沉者不足道矣即有守有信而或昧於時宜當行不行當藏不藏如子路之結纓豈能及顏子之陋巷哉故惟好學乃能善道然後危亂不入而或見或隱悉當其可孟子以禹稷顏子為同道知言哉如此看與行藏章一齊俱了○困勉錄曰重好學善道講極有理然正說原該四平備看可也又曰四平之說本存疑似不如李說為融俟再定又曰此章與中庸尊德性節一樣○翼註曰篤信守死懸空說篤信只說心有定見未必所信合理至好學則有所講明而所信合理矣守死只說心有守定未必所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朱子曰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守死只是以死守之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

又善吾生善吾死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

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

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善守死者

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朱子曰篤信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

學者不好學以明理愈篤信而愈不正不可回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守死乃能善道不能守死臨利害

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荆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若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死又須是善道

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故

守合理至善道則有所斟酌而所守合理矣又曰善道是善其所守之道善字着力不見盡善之道

份按蒙引存疑以篤信守死作一類屬有守為行之事好學善道作一類屬有學為知之事淺說摘訓則謂篤信好學句是有學守死善道句是有守愚玩本註云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何得即以篤信屬之有學乎又玩本註云篤厚而力也文集云

能守死方見篤信之效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故能善道方見好學之功能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有一闕焉者也○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附或問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何也曰此言人當篤於信道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守死善道言寧死而不為不善以害其道也日子所謂更相為用何也曰非篤信則不能好學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徒篤信而不能好學徒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不取也蓋能守死者篤信之功而能善道者好學之力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語錄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善道故能守死惟好學故能篤信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篤信須是好學但

篤有厚意。又云信只是信得牢固。不輕信。不苟信。却在好學上見。夫曰厚而力。曰篤有厚意。曰信只是信得牢固。蓋朱子固以此與守死皆屬之。有守之事。至陳安卿所謂不輕信。不苟信。便有知字。意朱子所以屬之好學上。淺說謂篤信者。自信不惑也。有知見意。夫苟以不惑為篤信。何至有所信或非其正者。朱子未嘗以不輕不苟屬之篤信。而謂篤信為不惑。為有學可乎。語類云。若不善道。便守死也。無益。所以人貴有學。則善道之屬。有學語類尤明言之矣。淺說以善道屬之行之事。而謂為有守。則愚未見善道之何以當屬之於行也。本註云。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

要。好學也。須是篤信。善道須是守死。而今若是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亦不能善道。但守死須是善道。若不善道。便知守死也無益。所以入貴乎有學。篤信方能守死。好學方能善道。○朱子文集陳安卿問篤信好學。猶篤行之云。不是兩字並言。既篤而又信。否。集註云。篤厚而力也。何謂厚而力。只是其心加隆。重於此。而又懇切於為之。既不輕信。而又不苟信。否。朱子曰。篤信只是信得牢固。不走作耳。未有不輕信。苟信之意。不輕不苟。却在好學上見。○蒙引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之類。所謂篤信而不好學。所信或非其正者也。篤信守死。未分是否。必好學。然後所信者是。必善道。然後所死者是。守死未必死。以死言之。所守者。堅也。善道謂能全乎道也。去就出處。皆在此。四者外。此是士之本領。○集註不篤信。則不能好學。不守死。則不能善道。下因乎上也。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亦徒死而已。是上因乎下也。○無有用工。篤信而不能守死者。故曰守死者。篤信之效。是有守也。亦無有用工好學而

學之功。或問云。雖曰篤信而不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是明以篤信守死作一類。屬之有守。好學善道作一類。屬之有學也。則蒙存之說。較之淺說。猶訓殆為長也。

管登之曰。春秋之時。危亂極矣。夫子居焉。入焉。且欲以有道身無道何也。曰。聖達節賢守節。夫子達節之聖也。故視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此蓋守之也。非化之也。○說叢曰。夫子序次逸民。則又曰。無可無不可。蓋顯然將身剔出在外。而見非區區立身行己之常格所得拘者。○呂晚村曰。逢太平盛世。誰不彈冠思奮者。

不能善道者。故曰善道者好學之功。是有學也。○篤信守死。則有守。好學善道。則有學。有學則知之。明有守則行之勇。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

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

去之。朱子曰。未仕在外。則不入。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必危亡。不可去矣。○齊氏曰。君子在危之外。則不入。在亂之中。則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其死也。亦死於愚而已。非死於義也。是故貧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守死將以善其道也。徒死豈得為善哉。

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

此不足當則見二字也則字之前極重難本領有毫釐不定見不得見字之際極輕快本領向來畜積無疑到此更不消推敲打點若有毫釐未定也當則字不得

份按集註以兩世字代本文兩邦字可見本節邦字指一

不見賢遍反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朱子曰

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慶源輔氏曰好學以善道則見道明矣篤信而守死則信道篤矣見道明信道篤必能審去就出處之宜守常固必行其道遇變亦必能守死以善其道也○雙峰饒氏曰危亂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蒙引危邦不入不危斯入矣亂邦不居不亂斯居矣非一於不入不居也去就之義潔猶有就一邊在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去聲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音祿

也世而兼國與次節邦字有別也

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慶源輔氏曰所貴

用則有可行之道退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退不失已進不失義若成無焉則是碌碌庸人而不足以為有亡矣冒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豈不可恥之甚哉○洪氏曰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邦有道而貧賤何足恥乎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爲恥也附蒙引無可行之道無能守之節以出處言而去就在其中○上邦字指國對天下此邦字單言指一世而兼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無道則隱非但有學亦是有所學而見得透也天下有道則見非但行之道不可專爲無學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可專爲無守蓋此兩句自是說他去就之義不潔出處之分不明而原其由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則無學無守也

潔出處上聲之分去聲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雙峰饒氏曰邦

有道而貧賤是無學也。邦無道而富貴是無守也。○
勿軒熊氏曰：學者先須辨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
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
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真。守死是行
之篤。○雲峰胡氏曰：首兩句雖四者相為用。不可缺
一。然集註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
第一句最重。蓋有學貴乎有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
守。學問之深者。雖以之處死生之變。可也。而况於去
就之義。出處之分哉。危邦而入亂邦。而居雖死不足
以為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
生而深為可恥。此皆無學力者之所為也。故夫子曰
信而好古。曰好古敏求。曰好學其教。人獨於此。拳拳
焉。通旨朱氏公遷曰：巧言令色足恭。憲問恥。邦有道
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即其可恥
之事而言。已上皆以道心言。如恥惡衣惡食之恥。則
又人心之私也。故衣敝緼袍而不恥。乃所以為賢。非
所以為病也。附淺說：君子全德重在有學。有守。上惟
有學則邪見不能惑。而自知出處去就之義。有守則

利欲不能牽。而自得出處去就之正。晁氏註似略欠
輕重。○存疑末節因上文說是餘意。言天下有道則
見若邦有道。貧且賤恥也。危不入亂。不居
天下無道。則隱若邦無道。富且貴恥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
者則有矣。新安陳氏曰：本文不過思不出其位之意。
問而告乃推廣餘意也。○或問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朱子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
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夫子之言無上下之
異。但為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自下而推。如士不
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道。乃為備
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
可以相踰。乃為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慶源輔氏
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為也。問而不以
告。不仁而不可為也。○雙峰饒氏曰：此章本意只當

呂晚村曰：說到謀得縱好亦
不是謀而無害亦不是方是
聖門險義之學

份按或問所謂天子不可過
於天道句。大全辨駁之云。人
主之於天。一也。謂人主不當
得罪於天。則謂人主不得
復天之權。不可易言。或成中
庸言位育。是天有不及。尤須

入主輔相豈可概諉天道謂
非天子所敢與哉愚謂此條
所駁頗當朱子自謂或問支
離不須看且欲脩而未如
此等語固非朱子定論正不
得執之以詆朱子也

份按關雎之亂蒙引謂至此
猶盛舉終以該始最當說約
則謂樂至歌關雎始盛乃是
以其最盛者言此謬論也考
之儀禮鄉飲酒禮主人樂賓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
謂升歌三終也笙奏南陔白
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聞
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

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所謂聞歌三終也合樂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芣采蘋所謂合樂三終也凡
此者所謂正歌備者也燕禮
歌笙間合與鄉飲酒禮同鄉
飲酒禮疏云主人樂賓之事
其中別有四節之殊有歌有
笙有閒有合燕禮疏云正歌
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
終合樂三終為一備備亦成
也皆未嘗以合樂為樂之最
盛也疏云二南為卿大夫之
正小雅為諸侯之正故以鄉
飲酒禮之升歌小雅為進取
燕禮之合樂樂為進下鄉樂
者二南也彼固謂二南單於
小雅也鄭註云諸侯相與燕
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
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

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議大夫之政不在公
卿之位亦然范氏又自上而下以為天子不可治三
公之職三公不可為卿大夫之事乃是推說蓋經筵
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不
可侵左雖同僚亦有分守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
推而無適不通也附存疑此只是不相侵越職分之
意謀是謀欲為之也故不可若窮居思天下之事草
茅言當世之務亦可謂出位乎○蒙引謀是思所以
處之非但泛論而已
故註以在字代之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
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

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

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程子曰洋洋盈耳
美也孔子反魯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
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或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
卒章朱子曰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
初必自己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楚辭註
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以亂為首其輯之亂曰自
古在昔輯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樂
記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師
古曰古賦未有亂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南軒張
氏曰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
實傳其聲音者也○新安陳氏曰據國語則當以關
雎之末章為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
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
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論語言魯樂者四章語魯
太師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之摯適齊又次之此章其
最後歎通旨朱氏公遷曰此自樂之中專主聲音而
言之語魯太師樂一章言正樂之道後三章見聖人
正樂之功蒙引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
哉舉終以該始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

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疏云凡合樂者過取卑者一節故歌頌合大雅此可見合樂之卑於升歌也又云鄉飲酒禮笙閒之樂與升歌同在小雅則知元侯及國君相饗燕笙閒亦向升歌蓋歌頌則笙閒亦頌而合大雅歌大雅則見合樂之卑於笙閒也顧氏謂樂至合樂始盛與註疏之說正相反矣且信如顧氏所云彼卿射不歌不笙不閒止有合樂何以獨始奏而即盛大射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不閒不合何以獨不及其盛而遽止耶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恂恂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恂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恂恂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

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曰狂是好高大便要

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恂恂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之○慶源輔氏曰狂者

多率直無知者謹厚無能者不解作為今乃不然非常理也事出非常則非聖人之所知此雖是甚絕之

之辭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又知其為不屑之教誨也○新安陳氏曰狂恂恂恂者氣稟之偏蔽

不直不愿不信者氣習之不美既拘於氣稟而氣習又不美如此真棄才矣雖曰甚絕之之辭使其知為

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

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

德故馬之蹄齧倪結者必善走新安陳氏曰此有是病必有是德之譬也

其不善者必馴新安陳氏曰不善走者必馴熟有是

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慶源輔氏曰氣質不齊中才以上有德而

無病信矣中才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猶可取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下之下者棄

才也以是三者品量天下之才無餘蘊矣○潛室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這是狂人凡心

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有狂人者都恁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知

有已反以義責人却不直侗者凡事只是恁地謹愿不敢妄動也好而今侗者却不愿要妄動恂恂者無

能為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為底人也都會用許多詭詐狂恂恂恂這是得之於氣如此

說統曰。如不及。是趕上前。猶恐失。是怕落後。精神全在如恐二字。○呂晚村曰。兩句總言學當如是。爾玩註中既字。又字。則上句指進取之猛。下句又加微策持守之嚴。微分次第。無內外之殊也。註恐人作兩節工夫。看故下其心字耳。如不及。亦就其心說。猶恐失。固是心。即有不失之功。在講章分上句屬功。下句屬心。

至於不直。不愿不信。都却習得如此。有是病而無是德也。是天下之棄人。○存疑。何無知。是不聰明。心下鶻突。底人愿謹厚。是謹守。故常不敢妄動。緣他心下無知識。故祇守常習。故不敢開步。做此自是他安分。是他好處。何不愿喪其美矣。○惺惺無能。是才拙。無能幹底人。緣他無能為。故為人亦無虛詐。一是一。二是二。外如是。內亦如是。如此信實。此自是他好處。惺惺而不信。喪其美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荀勇然。

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朱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何他何。○新安陳氏曰。為學之道。當如湯之檢身。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常如

已落支離。孫月峰變而盡歸之心。尤為混帳。必也不分功與心。亦不專指心。亦不截開兩句。只並講到底。而上下界分畫。然斯為得之。又曰。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鞭緊一步耳。惟其精勤。是生恐懼。惟其恐懼。愈加精勤。一時如此終身如此。非有前後際也。○困勉錄曰。學無止境。苟自謂已至。必不至。學無中立。不日進。則日退。學無等待。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皆是所以如不及之故。皆是所以猶恐失之故。不可分貼。

呂晚村曰。古之天子為天下憂勤。有勞苦而無佚樂。許務。

有所不及。然此心常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撐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附纂疏。黃氏曰。為學之勤。若有所追逐。然惟恐不及。其用心如此。猶恐果不可及。而竟失之。况可緩乎。○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新安陳氏曰。即是莫謂今日不學。有來日之意。○朱子曰。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陳氏曰。此章大意說為學用工。如此之急。程子不得放過。又發明恐失之義。才放過。待明日便緩便失了。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與去聲

之流畏憂善而辭天下。是即與之心也。舜禹有天下。極其憂勤勞苦。而仍是不與。此其所以巍巍也。又曰。若固有之意。正要對若將終身意。合看舜禹讓天下。正要對集許一流人合看。視天下如敝屣。正要對無意無荒。一日二日。幾意合看。不然便講這道理。不出。又曰。有天下而不與。非輕天下之謂也。程子云。今人於醉後。或更加於持者。是亦為酒所動也。當知此義。又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困勉錄曰。存疑以好問。好察。其食卑宮解不與。雖妙。然須緊看他動心二字。蓋謂其卑宮非食為不與。然有卑非而斗不得。不與者。謂其好問。

好察為不與。然亦有開察而仍斗不得。不與者。舜禹之不與。在心不在外也。又曰。當與飯疏食。意單瓢。意飯糗。意向看須細認。註不以位為樂。向以憂勤解者。非以行所無事解者。尤非。○份按。或云。憂勤要保守天下。與憂勤恐負天下。皆是與此大謬也。夫不與者。只是內重外輕。天下不足。以動其心耳。原與憂勤保守。恐負天下。話頭尚隔一層。其以不與二字。從憂勤看出者。固非正解。然謂憂勤之心。即是與。則堯舜禹授受之際。何以必諄諄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為戒。而凡舜之所謂勅天之命。惟時惟幾。禹之所謂慎乃在位。惟幾惟康者。皆不得謂之不與矣。而可乎。○內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

音也。朱子曰。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洛也。今人纔富貴。便被他的勾惹。此是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新安陳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與上見其巍巍。附語錄。因論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義。曰。此等處。且玩味本文。看他語意。所重落在何處。明道云。聖人之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對時育萬物而已。說得義理甚闊。闊集註却說得小。然觀經文語意。落落却恐集註得之。○蒙引。原來舜禹也。只是內重而見外之輕。○獨舉舜禹。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天下。實出望外。而却不以為意。尤見其巍巍。○存疑。有天下而不與。不是天下做天下。我做

我都不照管他。只是不把他來動心。意蓋有天下。是何等尊貴。何等威權。何等奉養。却不把來在身上。自尊富自威福。自奉養。似全與他不相干。與一般。故曰。有天下而不與。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

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

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朱子曰。唯天為大。

堯之詞。不必謂堯獨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雙峰饒氏曰。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

重外極是不與正解。憂勤惕厲語頭與此固隔一層。然看得清不與正解。則憂勤惕厲皆不與也。

份按此章德字。朱子無明文。蒙引謂此以其德之丕冒而言其無處不周匝也。存疑謂堯之則天。只以德之覆冒者言。中庸配天正是此意。困勉錄謂此章是以爲君之功用。言蕩蕩與成功文章俱在用。上說與中庸發音萬物聲名。洋溢同註中德字須活看。又謂須從其功用之盛想出其運用之妙。本源之深方是若徑從本源運用上說。便是將實作主。又謂無能名在用上說。蓋其發見者人都看不盡。所以爲大。若就體上說便

君之事耳。附蒙引。唯天爲大。至民無能名大。抵以其德之丕冒而言其無處不周匝也。唯堯則之。正中庸所謂配天也。○或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此獨贊堯之盛何也。唯其有堯治功之盛。是以有舜治化之盛。因舜之無爲益以見堯之大也。○存疑堯之則天處。只以德之覆冒者言。中庸配天正是此意。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言堯功業之高。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成功與文章而言。堯德之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可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附語錄堯與天爲一處。民無能名所能名者事業禮樂法度而已。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

以治天下。新安陳氏曰。此似以爲法則。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物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地一也。附蒙引。成功是事業成就處。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文章是其所以致成功底。成功以績效言。文章以其所施布之天下者言。文章禮樂法度也。禮樂教也。法度政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禹稷契私列皋陶音遙伯益命禹宅百揆禹讓稷

契。皋陶。禹治水益稷爲有功。舜欲讓位於皋陶。禹欲讓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虞廷之臣五人。其尤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禹爲司空。平水土。稷名棄。爲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爲司徒。

非自愚謂如此解德字。極爲的當。或將德字作主宰之德。持此足以正之矣。夫德之功。用豈不著事實。虛空被於天下者。仇滄柱謂凡施於政教。而見於治化者。皆是蓋此固。卽在乎成功文章之間而已。矣。乃蒙引謂成功文章。特就君德中指其一二而已。又謂大哉聖人之道。豈止一箇成功一箇文章便了得。存疑謂成功文章。乃德之有顯迹處。要其德之大。包含無盡。此何足以盡之。困勉錄謂成功文章。是從德之丕冒中。抽出一二言之。與上文有大小之分。愚謂若兼德之內外。而指其全體。則外之成功文章。固不足以盡之。今旣以德之丕冒天下者言之。則愚未見舍成

功文章二者而外此更有可
以徵其功用者也中庸論至
誠之德施於四方其所謂博
厚高明悠久載物覆物成物
者有外於成功文章者乎堯
典敘欽明文思諸德而謂其
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究其實
即所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
時雍是也是固即堯之成功
文章也蒙引謂不可名言中
只有此巍然煥然者可言若
堯之德塞乎天地即中庸所
謂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
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何可
名言夫中庸所謂洋溢中外
莫不尊親根上文見言行來
是亦成功文章之事耳誰謂
二者不足盡德之功用乎哉
或曰蕩蕩與成功文章既俱
就德之用說且非有大小之

民是以有教化阜陶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為虞
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
用而惡物
不為民害

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

書秦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慶源輔氏曰荀子云治

汙也則亂之訓治久矣通考仁山金氏曰古文尚書

德惟亂否德亂二字正與集註合治字從爪從系從

乚取以手理系而有條理也後人亂字加乚與亂字

相似故遂誤以亂為亂字書家以亂訓治其加乚者

為煩亂與古文不合當以亂訓治而亂為煩亂乃通十人謂周公旦召實照公

奭施隻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天於沼散宜生

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

之母文王妃大妣也雖詩曰

亦右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武王后

文母

九人治外邑姜治內南軒張氏曰邑姜亦或曰亂本

作亂古治字也婦人之有聖德者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通考吳氏程曰唐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通考吳氏

程曰上係

武王句以孔子之言上接武王也君臣之際記者謹

之武王君也孔子臣也記者謹之稱族所以尊君也

凡對君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

問皆然西山真氏曰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者才子才難是

論語大全卷之八 泰伯 是

分然則尹氏何以謂成功文
章可名而則天之德不可名
歟曰堯與天為一處民無能
名所能名者事業禮樂法度
而已朱子固已言之矣蓋德
之功用固即在成功文章上
然自其布於天下而巍乎煥
乎有迹可見者民可得而名
之自其運之自堯而與天為
一無有涯涘者則民不可得
而名也朱子於至誠無息章
以覆物節為用配地節為體
夫自徵則悠遠以下皆就至
誠之功用言而此復於用中
分出體用者蓋高厚悠久乃
業之立於聖人者故為用中
之體覆載成則功之及於物
者故為用中之用愚請以斯
義解論語此章蓋蕩蕩者用
中之體也民之不可得而名

者也。魏乎煥乎者用中之用也。民之可得而名者也。則蕩蕩與成功文章之別。可名不可名之分。皆水解的破而更無窒礙矣。○又檢困勉錄中有一條云。問成功文章不足。以盡竟。不知成功文章外。其發見者更有何事。曰。亦不脫成功文章。但不止人所見之成功文章。其成功文章。是無窮無盡的。然此所謂魏魏乎煥乎者。只就人所見之成功文章說。不是說無窮無盡之成功文章。其無窮無盡之成功文章。在蕩蕩乎內。愚謂此條問者之所疑是也。答語所謂亦不脫成功文章者。亦是也。但所謂無窮無盡之成功文章。不知果何所指。其曰此在蕩蕩乎內者。豈即指運之

是也。才子以齊聖廣淵忠肅恭懿之德言。與此才難即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本體言。才兼以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兼全者也。若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本於德。雖才未備。不害為君子。才不本於德。雖其才可喜。不免為小人。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厚齋馮氏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虞河東太行山。西地舜居之。以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後升帝位。遂以際交會之閒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為盛於此。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閒了。朱子曰。寧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為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新安陳氏曰。舜初即位。九官多堯舊臣。可見唐虞交際閒人才之盛。降自夏商皆不能及。○新安陳氏曰。字方解得去。此處必有缺誤。看三分有二一節突起。無頭缺文。可見然猶但有此數人

自堯與天為一。處歟。惜乎其言之不明。而未能自達其說也。○首句云。大哉堯之為君也。猶云。大哉堯之君天下也。為字初無深意。說者以有為無為。就為字上生解。皆非也。○則之乃與天合德也。天之魏魏。豈以形體言乎。饒氏說非也。呂晚村曰。成功文章。自是兩義。將文章併附成功看。未的也。德不可名。可見者此爾。是功業文章。乃民能名者也。今仍歸一無名。是老生常談。份按舜與舜命禹攝位。而禹讓之皋陶。蓋舜實未嘗欲讓位於皋陶也。熊氏說非。呂晚村曰。古語才難是泛言。如末世無人物。衰朝無遇合

爾是才之難得也。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便使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禹皋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閒貞元會合之運。亙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為盛者。即晉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之意。况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人乎。○蒙引孔子之言。蓋主周言曰。古語云。才難不其然乎。我看武王得臣十人。而周室安人才之盛如此。考之於古。惟唐虞交會之際。堯舜聖人繼作。而五人者。實為之佐。而天下治。視之有周。為獨盛耳。降自夏商。皆莫能及也。然十人之中。邑姜又為婦人耳。以此言之。謂有十人。看來只是九人而已。亦未滿十數也。則人才之難得也。信乎其然矣。○才難一條。夫子本為周言。而援及唐虞耳。當時門人聽言者。亦甚高識。便敢把舜之五人。為過於周之十人。故以五人列其十人之上。以起夫子之言。而不以為嫌。蓋人才不以多寡為盛。衰顧其人物地位何如耳。

此通行議論。聖人所歎。却從舜武多才。際會極盛時。尚且不易得如此。難字意又進一層。泛講通行之難。不見全理。深情矣。

份按註解才字而本之於德。見得此章非智能技藝之美。耳與下節德字全無干涉。

份按古註謂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是以周為盛於唐虞也。故朱子云然。

此處本是極贊周才之盛。蓋惟唐虞之際。乃僅能過之。則周才之盛可知。本註惟字乃字宜玩。降自夏商皆不能及。二句亦稱得。

四書釋地續曰。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惟青兗冀尚屬紂。此本邢昺疏。余謂魯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

○存疑夫子說才難時。必是舉武王子有亂臣十人之言。下文始承之曰。於斯之為盛。不然則斯字似虛。下雖有九人而已之語。終未明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或是門人因聖人此言而著一句。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

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

熊氏曰。雍今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商大。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荆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固在畿內。青在冀之東。屬紂可知。若徐揚則未有考。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大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

王

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

奄在曲阜。正徐州之域。虜質厥成。以所爭田為閑。原今在平陽府平陸縣西五十里。正冀州之域。只此分屬已不甚確。要須大槪言之耳。所以鄭氏詩譜曰。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活潑發地矣。

宋子曰。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

而不為者也。○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文王更在十三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率其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又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二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

份按說統云此節大意只云周之才固比隆於唐虞而周之德亦非不足於指遜也觀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可見○顧涇陽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

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厚齋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新安陳氏曰泰伯不從翦商文王三分有二而事商其於名分之際嚴矣宜夫子皆以至德稱之范氏謂其指微矣微指得非專為名分言歟以泰伯文王為至德以武為未盡善非微指歟通旨朱氏公遷曰言德之極其盛者即其一事而言之文王是盡臣道泰伯是兼盡臣子之道故皆以至德稱之或曰宜斷音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或問曰商則善矣然以諸侯而有天下之大半得為順乎曰胡氏嘗言之矣胡氏曰孔子稱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蓋文王受命作周大統未集武王嗣為西伯又十一年而紂益不悛於是武王順天應人繼志述事一服戎衣天下大定此文武之實也而論者乃謂文王無意於伐紂獨武王行之此考之不詳也夫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既有其二以加倍之力可取而不取猶北面臣節此周之德所以為至德也言

為然書曰惟十有三年大會於孟津中庸曰武王末受命由十三年以前觀之武王亦文王也孟津之會天與人歸不得已而順之應之耳豈可沒其初心哉夫子概而贊之曰周之德雖謂曰武王心事可矣艾千子呂晚村亦皆主是說愚以或問及語類二條觀之則知朱子已經辨過然說來自成一片道理故錄之於此而於或問語類二說亦並存之也

周則文武兼舉矣誠使仲尼有取文取武之意曷不曰文王之德以白之乎誠使文王無廣周於天下之心曷不專守分地而取其三分之一乎聖人之動莫非天理當文王時商曆未終文王安得而取之及武王時受罪貫盈武王安得而不取向若文王享堯舜之壽則夫三分之一亦不待周師而服矣○語錄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以為武王之閒以服事商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某也謾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互箇聖人說得忒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如武未盡善此等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呂晚村曰無閒然者言一無可議也與連得閒矣之閒同正在事端上說不指心也惟其事端之顯易細微處無一可議則其全體大用之精密可知又曰無閒然正說聖人

命吾大全卷之八 秦伯

星

畫頭處不說聖人根本處。但
是事為之末。四面八方比較。
將來有絲毫。不關符縫處。雖
無傷於聖人全體。然已得聞
矣。如此看方是求聖人之閒
然。

四書釋地又續曰。溝洫田閒
水道也。止可當更記河渠書
渠字不可以當河字。班固取
以名其志。誤矣。禹當日止二
句。先決九州之水。使各通於
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
川。如是而已。蓋方其治水。輒
隨手治民閒之田。治水所以
救溺也。治田所以救飢也。上
世純以民事為主。豈若後代

有在官在民之別哉。
份按中三句。必每句兩端合
看。方見得無間。本註所謂或
豐或儉。各適其宜是也。
份按舜禹有天下。不與正解
本與憂勤惕厲話頭微隔一
層。楊氏於此章。則以薄於自
奉而所勤者民之事云云。為
禹之有天下。不與夫勤民之
事。即憂勤惕厲之實也。薄於
自奉。意語類解不與章。亦有
不曾把一毫來奉已之說。此
二說者。雖皆非不與正解。然
却是一串事。蓋不與正解。乃
是內重外輕之義。惟其內重
外輕。天下不足累其心。故薄
於自奉。不把一毫來奉已。而
憂勤惕厲亦無非不與之心
也。
份按禮書以夏收殷時。與虞

閒罅。虛訝。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

孝鬼神。謂享祀豐潔。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

神衣服常服。黻黻膝也。以韋為之。朱子曰。韋熟皮也。

謂之韠。厚齋馮氏曰。黻其色皆赤。尊卑。冕冠也。胡

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冕冠也。胡

曰。冕冠上板前低。皆祭服也。溝洫田閒水道以正疆

界。備旱潦者也。或問溝洫之制。朱子曰。見於周禮

患。又治田閒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

是也。胡氏曰。匠人職云。九夫為井。井閒有溝。十里

為成。成閒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

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早則瀦水。潦則泄水也。或

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

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

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音也。夫

扶何閒然之有。胡氏曰。禹之自奉常薄。而宗廟朝廷

所以不容於非議也。雲峰胡氏曰。舜稱禹克儉。於

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為

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儉而不能

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新安陳氏曰。禹素履儉勤

不以位為樂。有天下而不與之實也。附語錄問五峰

說。禹無閒然矣。章云。是禹以餘遭殛死。而不忍享天

下之奉。此說如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已。而重於宗

廟朝廷之事。若只恁地說。則較狹了。後來者知言也

不曾如此說。淺說盡力乎溝洫。亦謂之豐者。多費

已力。而不吝於豐字。亦甚切。不必費財。而後謂之豐

○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

之皇皆為冕屬。而馬貴與則以收啤為弁。謂虞以冕為祭服。夏商之祭則用弁。愚以此章致美。冕之說觀之。夏之祭服何嘗不用冕乎。然則夏之收而祭。收即冕也。而非弁也。份按冕服之蔽膝曰鞞。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鞞。同裳。冕服纁裳。故鞞以朱。以黃朱以赤也。箭弁之蔽膝亦曰鞞。箭弁鞞。鞞注云。鞞鞞。鞞也。箭弁亦纁裳。故纁鞞。纁者赤黃之間色也。皮弁朝服。玄端之蔽膝曰鞞。鞞與裳亦同色。皮弁朝服皆素裳。故皆素鞞。玄端天子諸侯朱裳。則朱鞞。大夫素裳。則素鞞。士玄裳。黃裳。襍裳。故箭鞞也。

玄衣而養老。○郊特牲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啤。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禮書鄭氏曰。皇冕屬畫羽飾。鳥周禮。掌次之皇。邸樂章之皇。舞皆以鳳凰之羽為之。則皇冕畫羽飾可知也。王制以皇收啤對冕言之。又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詩稱商之孫子常服黼啤。黼啤云者。所謂猶黼也。然郊特牲與冠禮記云。周弁商啤。夏收。又以收啤對弁言之。夫三王共皮弁素積。夏商而上。非無弁也。然世之文質煩簡不同。故夏商之用冕者。周或用弁而已。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

